



令狐冲的令

迁夫子

近来听书，重温金庸武侠，听的是《笑傲江湖》。“令狐冲”三个字一入耳，让我大吃一惊，说书人竟然把“令”字读成二声。我赶紧去查字典：“令狐”，复姓，令读líng。“令狐冲”的“令”正确读音是二声，而我却读了三十多年的四声，这让我身为语文老师的我羞愧无比。

继续听书，每听到“令狐冲”的正确读音都觉得有些别扭，只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，不仅要慢慢适应，还要按正确的读音来读。但是，无论怎么暗示，还是觉得令(líng)狐冲实在是刺耳。

有一天听书的时候没有戴耳机，使用了外放，家里人说这个播音员太矫情，还令(líng)狐冲呢，听着多别扭啊！我说，就是令(líng)狐冲。她说，听着不习惯。我说，不习惯也得习惯，人家的读音是对的。她说，多数人都读四声，干脆就改成四声得了。我不置可否，但忽然有了一些想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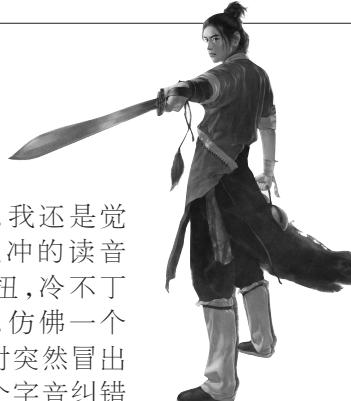
令狐冲的“令”，给我一些启示。

首先是知错难，改错更难。我最早读《笑傲江湖》，是在初中。“令”字早就学过，又不生僻，用不着查字典，便按照四声读了（其实那时还以为他姓“令”而非“令狐”）。身边又没有渊博之士指点纠正（大家都读四声），便一直“令”到现在。一个字音，一误几十年，如果没有这次听书，我可能还会一直错下去。据说有新版的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里读音是对的，我因为觉得好些电视剧都糟蹋了原著，便不喜欢电视剧，也就错过了一次纠错的机会。既然知道了正确读音，改过来就是了，但是改错又何其难啊。等到

听完整本书，我还是觉得令(líng)狐冲的读音听着有些别扭，冷不丁还按四声读，仿佛一个人说普通话时突然冒出乡音来。一个字音纠错之难尚且如此，字音之外的错误纠正起来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其次，有时正确的声音最刺耳。读了半辈子的令狐冲，一旦变成令(líng)狐冲，耳朵就会受到冲击，进而产生疑问，极容易先入为主，以为这刺耳的声音是错的。固执己见的人，自然就会失去纠正读音的机会。肯虚心接受意见的人，会去做些调查研究，比如翻一翻词典，上网去百度，才有知错并勇于改错的可能。而即使虚心改错者，再听正确的声音也不免有些刺耳。读音如此，万事万物皆如此。

再次，从众心理普遍认为，大家都错了，即使错的也是对的，或者也该将错就错，毕竟让大多数人改错难于少数人。就像令(líng)狐冲的读音，可能多数人都会读错，那就让少数读音正确的人改了就是了，这当然是一厢情愿。这种“少数服从多数”的理论是很可怕的，它直接无视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”的灼见，而更喜欢和稀泥。以致生活中很多犯错的人往往有这种法不责众的意淫，以为像读音这种事，完全可以随大流，让正确的少数服从错误的多数。文字的读音似乎可以有这样的操作，但是面对人世间的善恶是非，一旦也如法炮制，岂不糟糕至极？



回归



郝延鹏

首要知识

敏捷反被敏捷误

孙贵领

李庶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脑瓜灵活，反应敏捷。做起文章来，倚马可待。

同行是冤家，同学也是冤家。李庶几的同学中，有几个自认为与李庶几不分上下，总想找个机会，与李庶几决一雌雄，不，决一雄次。有耳报神就将这话传到了李庶几的耳朵里，李庶几说：“好啊，咱们就找个地方较量较量吧！”

什么地方？武大郎炊饼店，不是去看潘金莲——读书人还是要有一些定力的，而是去比赛写诗作文。进得店来，李庶几与东家武大郎商定：潘金莲着手烙饼时，他们开始作诗，“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”。哪位能在一

张炊饼烙好之时完成作文，谁就是优胜者，同时享受潘金莲给烙的炊饼。武大郎作为裁判，一声令下，这边李庶几与同学们展纸润笔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那边武夫人纤纤巧手，展示烙饼特技。好个李庶几，下笔如有神助，一挥而就。当他写完之后，潘金莲的炊饼也正好出锅。李庶几一边吃着潘金莲递上来的炊饼，一边瞧着几个还没有交卷的同学，心里面那个得意啊！

这是宋太宗赵光义时代。赵光义于公元976年登基称帝，第二年亲征太原，灭北汉，一统全国。赵皇帝虽然是个武人，但却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。他扩大科举考试范围，选拔精英能人，

传统漫画的“基本功”主要包括两点：一是构思；二是造型。从造型的角度，有人说漫画“一定要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”，这话听起来很是高大上。但有个问题，就是这个“绘画基本功”指的是什么？是指“写实”的基本功，还是指漫画造型“夸张”的基本功？这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。不是你具有了写实的绘画基本功，同时也具有了漫画造型夸张的能力，这两者虽有内在的联系，但在实际创作中却是两个系统。虽然有些漫画造型没有多大的夸张，但这类的漫画在漫画领域里不是主流。夸张的造型是漫画这门艺术的最大特点。

“一定要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”，如果是指写实的基本功，这或许来自“漫画的夸张要有写实的基础来支撑”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论，“写实的基本功”是有现成的教程可以用来训练的。它包括的素描、色彩、速写对所有的绘画都是有帮助的。但画漫画不见得“一定”要具备这些写实的基本功，写实要想“扎实”就得花大量的时间下苦工夫。若此，再想画变形夸张的漫画造型，这“扎实的写实基本功”反而成了羁绊。现实中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漫画家甚至是漫画大家，如华君武、方成等都不“科班”出身，他们的写实水平尚不及现在美院大一学生的水准，他们夸张的漫画造型也不是由写实演变过来的，但却不妨碍他们成为漫画大师。

若是指漫画造型“夸张”的基本功，对一个想从事漫画的人来说，则是正路。但漫画的造型没有现成的“基本功教程”可以拿来训练，这是学习漫画的一个难点。中国在此之前没有一所美术院校是可以教授漫画的。以往的中国漫画家都是非科班出身，

改变了重武轻文的陋习。凡考取进士者，太宗都要亲自在金銮殿再进行一次大考，钦点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但太宗自知文化水平有限，难以判断出谁的文章做得好，谁的文章做得差。怎么办？宋太宗私下定了个办法：“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。”这一招，几乎是为李庶几量身定做的一般。他进了考场，发下考卷，略加思索，立刻文不加点，龙飞凤舞起来。别人还在苦思冥想之际，李庶几已经交卷了！太宗一看大喜，天下还有这般如坐高铁的快手！正想照老规矩，给李庶几批一个“第一甲第一名”。然而正在这时，有个姓程的官员上奏，说李庶几对考试态

漫画的基本功

刘曼华

是在创作中成长成熟起来的，边创作边学习，创作就是训练造型“基本功”的最好方法。但漫画的学习也是有一些方法的，很多漫画家开始都是私淑一个自己喜欢的漫画大家，学习他的造型、构思……之后再摆脱他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华君武在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说：“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《字林西报》，这个报纸经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的国际时事漫画。他的画，线条流畅、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，引起我极大的兴趣。我就把他当作我的老师，学他的画法。”他接着写到：“30年代的中国，有不少的漫画作者都有一个‘洋老师’。比如张光宇，他是学墨西哥的一位壁画家叫柯比罗。蔡若虹、陆志庠，都是学乔治·格罗塞斯的……还有特伟、米谷，他们学英国政治讽刺漫画家柯勿路皮阿斯大卫·罗的画，但后来也慢慢离开了他们的老师。”这些是老一辈的漫画家们学习漫画所走过的路。

所以说，对于漫画的创作“一定要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”要灵活的认识。现在，从事漫画创作地年轻朋友们大都是毕业于美术院校的，具备了“扎实的绘画基本功”，具有写实的能力肯定不是件坏事，但如何将造型由写实有机地转化到夸张，是需要实践和能力的。如果专注于漫画造型，则需在创作中不断地锤炼，在创作中观察生活，在创作中找到漫画造型的特点和规律。不要以丑为漫，让夸张的造型呈现出漫画的美感，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坚持。

度不严肃，思想不重视，文章只是一味求快，其实没有多少理论水平。“举子轻薄，为文不求义理，惟以敏速相夸。”又将李庶几约了同学去武大郎炊饼店比赛作诗、让潘金莲给做炊饼的事，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。太宗一听大怒，立刻下令，将李庶几赶出考场，“遽叱出之”。李庶几敏捷反被敏捷误，到手的状元不翼而飞了。有个叫孙何的，虽然也是把好手，但做起文章来，吭哧吭哧好歹答完。然而正因他“尤苦思迟”，最后竟然被点了状元。

人哪，命八尺难求一丈，李庶几抢吃炊饼是把好手，可考状元时，明明得了第一，却让人给生生参下去了。